

延伸人民的記憶——閻連科

採訪、撰文：翁國成（香港城市大學）

interview

生於典型中國農村，少年時代都在鄉村度過，農民父輩對他的所思所想有著深遠影響；樸實無華的農民氣息，則是他予人的第一印象。他是閻連科，一位希望從虛構中表現真實的小說家。

不屬於城市

閻連科的故事，是中國典型農村子弟故事——艱苦是自出生起便要面對的狀況，克苦耐勞是生存的必要條件。與千萬農民子弟一樣，閻連科年少時很嚮往物質豐富的城市生活，懷抱著逃離土地的梦想。他聽說有人憑藉寫作，成功從農村「逃」了出去，於是他有了目標，就是為這「到城市去」的梦想，開始寫作。

然而在農村時對城市的認知來源都是經過修飾、過濾的二手資訊，對城市的印象充滿了想像性質的美化，當真的到了城市生活，身處其中帶來的卻是抹去想像色彩的現實。他發現，他與城市沒有關係，他不屬於這個城市的任何一個角落。

「它是一個權力中心，文化中心，我是一個作家，只要一個書房就可以寫作。我不是一個演員，他們需要很多聽眾；一個作家可以不和讀者見面。城市是一個經濟中心，但我不需要那麼多錢，完全可以只靠著寫

作，生活得很好，於是這個城市完全和我沒有關係。」

與城市沒有關聯，鄉村卻也回不了。「回去鄉村又是失望，因為故鄉已經不是少年時期那樣，一切都變了，最終換來無家可歸的感覺。」人過不惑之年，話語中帶著了一絲淒然。

現實與想像的落差，這段經歷多少也影響著他寫作的動機——絕不粉飾太平。閻老師在小說中虛構事與物，為的是傳遞他眼中所見的真相與現實。他希冀的是在這個受到政治抑壓思想的國家裡，保留那麼一點兒的真相給人民及後代。「開始是為了逃離土地，後來是為了名利，為了養家，再後來，寫作經驗增加，現在我寫作，更多是為了通過我的小說，延伸民眾的記憶，見證人性的複雜。」

文革的延伸

問及閻老師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，他說作為參與者，感受到的是恐懼，恐懼失去自由，「言論自由，行動自由，甚至思考的自由，不容許任何人擁有個性。」閻老師認為，文革沒有真正的完結，它不是從六八年才開始，也不在所謂四人幫倒台時完結，今天的言論思考都深受文革影響，現在的中國，是文革的延伸，現在中國人承受的是它的後遺症。

所以，才有了閻連科的小說，對強權壓力不表服從，對事實敢言，對不平敢怒。閻老師以軍人為材的作品是個好例子。「我寫的軍人小說，很多可以看作是鄉村小說的延續，因為百分之九十八的軍人都來自鄉村，來自土地，沒理解中國的農村，就沒法理解中國軍人。寫軍人，是想要對軍事文學有一種反判，例如軍事文學長期受到革命英雄式的壓抑。但是你會發現，生活不是這樣的，現實不是這樣的，那是一種偽真實主義，於是你就會想要寫人最真實的一面，在農村，

在軍營，最真實的東西，表達人和人性最真實的狀態。」

即使獲獎無數，只要一天還在執筆寫作，對個人作品都會有所期望，閻老師便這樣形容他的期望：「想要寫出一本完全超越自己之前全部作品的作品，亦希望這部作品是超越整個中國文學的。」作為喜歡閻連科小說的書迷，我期望老師能盡快完成這部作品，讓我們繼續在閻老師的想像中見證人性的複雜。

後記：

一個不畏強權的作家應該是一個怎樣的人？想像中應該是敢怒敢言，言行嚴肅而帶氣勢，面對壓迫亦臉不改容。現實中的閻連科老師，同樣堅持原則，同樣敢作敢為，不同的是臉上和藹的笑容，親切的言談予人一種農民常見的樸實及友善，使人願意與他親近。

這又是一個想像與現實落差甚遠的例子。而我會記著現實中的閻連科是一位可愛而可敬的作家及長輩。